

· 亚非史 ·

## 日本的“近代”与“近代的超克”之辩

### ——以丸山真男的近代观为中心

唐永亮

**内容提要** 丸山并不是以“西方近代”为模板来评判“落后日本”的“近代主义者”。丸山对“西方近代”的认识是辩证的。他肯定西方近代进步性的同时,也批评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近代”的变质,主张回到“近代”初始点上把握“近代”的本质。基于此种近代观,丸山真男对“近代的超克”持批判态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丸山对“超克论”的批判,虽基于非学术之目的,但采用的是学术方法。他将批判的矛头指向“超克论”问题意识的起点——时代“诊断”上,揭示日本近代以前并非没有近代的“污染”,近代主体性的萌芽在近世思想中已经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丸山对“超克论”的批判,则着力批判阻碍日本人近代主体意识形成的社会结构性病理。丸山主张通过构建自由多元的市民社会、与异质文化思想相接触、培养他者意识,来促进日本人近代主体意识的形成。

**关键词** 丸山真男 近代 超克论 日本思想家 竹内好

对近代的批判本是西方社会面对资本主义发展产生的弊端进行自我反思的产物。然而,伴随西方资本主义“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sup>①</sup>,非西方世界在“接受与应对”西方资本主义后也开始认识近代、反思近代。与欧洲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不同,非西方世界对近代的反思因其同时与超越欧洲的世界支配这一特殊的课题相重复而具有更加复杂的内涵。在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盛极一时、战后又再度复兴的“近代的超克”(以下简称“超克论”)即是如此。无论是战中的“超克论”,还是战后从各个视角对它的重读,在以“日本对西方”的逻辑寻求日本民族主体性的华丽辞藻下,掩藏的却是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加以辩解之词。丸山真男作为一位学者,敏锐地认识到“超克论”的上述本质,对其展开了深入批判。

在中国,伴随现代化的发展,知识界也开始认识和反思“现代”,亦注意到了日本战后重新认识“超克论”的思想动向。多数人从狭义角度,对战时“超克论”的形成背景、思想流派等做了深入研究。<sup>②</sup>也有些学者从广义视角,对战中与战后日本兴起的若干次围绕“超克论”的讨论做了较清晰的梳理和分析。<sup>③</sup>但是,很少见围绕“近代”与“近代的超克”之论争的研究。日本学者子安宣邦和中国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5页。

② 这方面主要的研究成果,可参考魏育邻《“现代的超克”的民族主义基调——对其产生背景及有关主要言论的考察》,《日本学刊》2010年第2期;吴玲《西田几多郎与“近代的超克”》,《北方论丛》2013年第3期;刘超《“近代的超克”思想谱系中的“满洲浪漫派”》,《外国文学评论》2015年第4期。

③ 赵京华《“近代的超克”与“脱亚入欧”——关于东亚现代性问题的思考》,《开放时代》2012年第7期;孙江《在亚洲超越“近代”?——一个批评性的回顾》,《江苏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

学者韩毓海虽对此有所关注,<sup>①</sup>但均未从历史维度对之加以充分展开。本文通过梳理丸山的近代观及其对“超克论”的批判,揭示“超克论”的历史变迁与思想本质,尝试勾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日本知识界近代观的变迁。

—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的“超克论”是所谓狭义的“近代的超克”,主要指由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和“近代的超克”为主题的若干次座谈会而在日本引发的对西方近代理论与近代日本的批判思潮。该思潮是在日本工业化基本实现的背景下出现的。伴随工业化的发展,有些人在其中取得了成功,有些人则作为失败者满怀对“传统”与“消失故乡”的怀念和感伤。更为直接的政治背景是,这一时期日本企图推动和利用世界秩序的变迁,努力挤进世界霸权体系中,参与世界新秩序的构建。此外,这一思潮的出现与西方思想的影响也不无关系。日本学者铃木贞美认为,德国文化哲学家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对欧洲中心论的猛烈批判在当时的日本思想界起到了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sup>②</sup>而20世纪三四十年代,伴随日德关系的紧密化,反近代主义的纳粹主义思想也涌入日本,无疑对日本思想界产生了深刻影响。<sup>③</sup>

1941年11月至1942年11月,中央公论社组织高坂正显、西谷启治、高山岩男、铃木成高等京都学派的年轻哲学家、历史学家先后召开了题为“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东亚共荣圈的伦理性与历史性”“总力战的哲学”三次座谈会。1943年中央公论社将这三次会议上的发言结集出版,名为“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所谓“世界史的立场”按照西谷启治的理解就是,近代西方“将它的势力向全世界扩展,世界开始出现了一种整体性”<sup>④</sup>。日本面对西方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世界,面对崇尚物质价值、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的西方文明所暴露出的种种弊端,需要回归于日本的传统,通过“祖先传承下来的民族精神”来克服西方文明给日本带来的危机。<sup>⑤</sup>那么,西方文明究竟有哪些弊端呢?参会学者们对之做了深入分析。高山岩男批判西方近代理性主义所倡导的“惟有理性才是真正正直的人性,其他都是动物性”的观点。他认为,“理性的立场归根结底是必须要尊重的。……但是,理性也是受限制的。在现实世界中,非理性的原理和理性一样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起着支配作用”<sup>⑥</sup>。高山认为,西方近代民主政治有明显的弊端。“由人民掌握的民主国家的主权从一开始就是毫无任何掣肘的至上性存在,由此开启了近代人民专制的时代。伴随大众社会、大众民主政治的发展,掌握着国家主权的‘大众’正在成为人类政治史上从未有过的暴君。”<sup>⑦</sup>他们认为,西方近代文明观所暗含的“人类至上主义”也需要深刻反思。“丧失谦虚之心的人类主义陷入到了自私自利的人类至上主义中。从根本上改变这种近代精神的就是精神革命,而在精神革命中最不可或缺的是宗教的精神和虔

① 子安宣邦著,赵京华编译《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韩毓海《日本“近代的超克”及其变奏》,《21世纪经济报道》2006年10月16日。

② 铃木贞美著,魏大海译《日本的文化民族主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7页。

③ 多田真锄《“近代的超克”的思想——围绕高山岩男教授的言说》,《横滨商科大学纪要》总第7卷,横滨商科大学1991年版。

④ 西谷启治《西谷启治著作集》第8卷,中央公论社1943年版,第422页。

⑤ 西谷启治《西谷启治著作集》第1卷,中央公论社1943年版,第150页。

⑥ 高山岩男《哲学式人学》,岩波书店1938年版,第2—4页。

⑦ 高山岩男《哲学是什么》,创文社1977年版,第186—187页。

诚之心。”<sup>①</sup>其于日本而言,就是以“绝对无”立场上的“日本精神”为武器,超越西方近代,创造出以自身为主体的世界史。<sup>②</sup>总之,京都学派的学者具有深厚的西学素养,他们对西方近代的批判是深入西方近代思想体系内部的批判。这是京都学派“超克论”的突出特点。

与此同时,1942年7月,日本刚刚对英美宣战不久,《文学界》杂志就组织召开了题为“近代的超克”的座谈会,龟井胜一郎、河上彻太郎、小林秀雄、津村秀夫、吉满义彦、西谷启治、铃木成高、中村光夫等代表参加了会议。会后不久,1943年,由创元社将会议论文与会议记录结集出版,名为“近代的超克”。这次会议与“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系列会议相映成趣,其宗旨是讨论知识界如何应对刚刚爆发的太平洋战争,希冀以此次讨论会掀起一场精神革命,建设“新日本精神之秩序”,超越西方。“近代的超克”是上述会议宗旨的高度凝缩。就如河上彻太郎在该书中的《“近代的超克”结语》一文中所言“‘近代的超克’这唯一的指路明灯,尽管有些朦胧,却穿透各种阻碍同时映入我们眼帘,这是何等喜悦!”<sup>③</sup>那么,究竟何谓“近代的超克”呢?铃木成高给出的定义是:对法国革命以后近代的各种倾向,即政治上的民主主义,思想上的自由主义,经济上的资本主义,进行整体上的超克,就是“近代的超克”的思想立足点。<sup>④</sup>但是,与会者围绕“近代的超克”的词语用法、知识方法论及具体实施操作路径等问题仍存在争论。多数人主张,近代化使日本社会遭到西方文明的“污染”,要去除这些“污染”必须回到“纯粹的”日本精神传统当中去;少数人则认为,“近代的超克”绝不是完全肯定近代或完全否定近代,而应在承认近代积极性的基础上对之加以扬弃。<sup>⑤</sup>因为在日本,欧洲文明已非简单的外来文明,它已深深内化为日本自身的一部分。简单地排斥西方文明的做法是无法解决问题的。<sup>⑥</sup>总之,“近代的超克”是沿着“东洋对西洋”的抵抗逻辑来思考问题的,无论是一味批判西方近代,还是以肯定的态度扬弃近代,其目的在于以东西方对抗的姿态,抵抗西方的冲击,树立日本的主体性。

归根结底,以“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和“近代的超克”为代表的“超克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与国家政治权力密不可分,其现实目的是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提供理论支撑。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指出,一种文明在遭到另一种文明挑战时,会采取以武力回敬武力、孤立主义、以文化领域的反击或创立一种高级宗教的方式来回应武力等抵抗模式。<sup>⑦</sup>“超克论”可谓是以文化领域的反击来回应西方挑战模式的重要表现。值得注意的是,“超克论”对西方近代的批判是较全面的,他们对西方近代的认识相比当政者只想打败西方国家但不标榜打倒资本主义体制的认识更全面更复杂。<sup>⑧</sup>而恰如子安宣邦所言,“超克论者”将自己作为“世界史”的审判者在批判西方近代原理时,缺乏对“近代国家日本”本身的认识视角。<sup>⑨</sup>更进一步讲,“超克论”缺乏对东亚各国主体性认可的他者认识视角。日本基于武力征服之上的“东西方对抗”的“超克论”的背后,完全依凭的是弱肉

① 高山岩男《哲学是什么》,第154页。

② 高坂正显《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中央公论社1943年版,第205页。

③ 河上彻太郎、竹内好《近代的超克》,富山房1979年版,第166—168页。

④ 河上彻太郎、竹内好《近代的超克》,第175—181页。

⑤ 河上彻太郎、竹内好《近代的超克》,第114页。

⑥ 藤田正胜《座谈会“近代的超克”的思想丧失——围绕近代与近代的超克的对立》,酒井直树等编《“近代的超克”与京都学派:近代性·帝国·普遍性》,以文社2010年版,第83页。

⑦ 阿诺德·汤因比著,郭小凌等译《历史研究》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798—801页。

⑧ 广松涉《“近代的超克”论——对昭和思想史的片段想法》,朝日出版社1980年版,第23页。

⑨ 子安宣邦著,赵京华编译《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第10页。

强食的西方逻辑。所以,“超克论”在逻辑上无疑是前后矛盾的。

在“超克论”大为盛行的战争时代,不是所有人都对之委身迎合,包括丸山真男在内,许多日本知识人以各种形式对之展开了批判。丸山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他留校任教后,一直从事日本政治学、思想史等的教学研究。丸山批判“超克论”主要源于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从家庭环境看,丸山深受作为新闻记者的父亲丸山干治的影响。干治秉持自由主义立场,在日俄战争时,他作为随军记者赴前线采访,因如实报道战争惨状而被遣返回国。干治与著名的反法西斯主义者长谷川如是闲颇有亲交。<sup>①</sup>丸山真男本人也深受长谷川如是闲思想的影响,称他为人生中两大恩师之一。<sup>②</sup>

其次,从学问渊源看,丸山深受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他在高中、大学时代曾醉心于马克思主义,甚至因参加“唯物论研究会”的活动而被捕。<sup>③</sup>也正因马克思主义的机缘,丸山在上大三时读到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曼海姆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深受书中“思想的社会制约”之思想史研究方法的影响。<sup>④</sup>丸山战后曾感叹,这种研究方法对当时社会上汹涌泛滥的“日本精神论”和“皇道哲学”之流的思想讨论,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味解毒剂。<sup>⑤</sup>丸山在东大学习工作期间,亲眼看到老师南原繁等人对法西斯主义思想的抵抗,深深认识到自由主义的可贵。丸山曾回忆说“在那个正如精神病理学家 E. 克雷奇默精辟指出的‘平常我们诊断他们(疯子),非常时期他们诊断我们’的狂热的‘非常时期’,温暖地包围着我的是东大法学部研究室的自由主义氛围。”<sup>⑥</sup>在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影响下的丸山,对当时日益明显的极权统治,产生了近乎生理上的厌恶感。<sup>⑦</sup>

这一时期,丸山已敏锐地认识到“超克论”的本质。他指出,“超克论”是要打倒以英、美、法等为代表的落后于时代的自由主义诸种意识形态,助力日本、德国、意大利等轴心国站在前列不断向前推进的“世界新秩序”的建设。<sup>⑧</sup>“超克论”不仅站在轴心国对抗同盟国的立场上,而且还包含着要求日本国内意识形态齐一化的含义。其具体建立在两种相互关联的对日本的历史与现状的“诊断”之上:(1)“明治以后的日本早已充分近代化,现代日本的最大病患,就是过分吸收西欧近代文化和制度而滋生出了毒素。”(2)“在被‘近代’污染以前的日本,古代信仰和以儒学为代表的来自亚洲大陆的‘东方精神’浑然融合成了美好的传统,其虽历经风雨在文化、社会、政治各个领域仍被保存下来。现在把我们祖先这种美好的传统从‘近代’的污染中拯救出来,才是日本对‘世界新秩序’建设的贡献所在。”<sup>⑨</sup>丸山认为“超克论者”上述“诊断”是错误的,近代只是“超克论者”趋炎附势的替罪羊而已。<sup>⑩</sup>他认为,为了抵抗“超克论”及作为其支撑的极权主义,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必须站在拥护近代一边,把拥护它作为自己的义务。

① 《年谱》,《丸山真男集》别卷,岩波书店1997年版,第27页。

② 丸山真男《长谷川如是闲与父亲和我》,《丸山真男集》第16卷,岩波书店1996年版,第127页。

③ 丸山真男《从师南原先生》,《丸山真男集》第10卷,岩波书店1996年版,第178页。

④ 丸山真男《探索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丸山真男集》第10卷,第324页。

⑤ 丸山真男《从师南原先生》,《丸山真男集》第10卷,第180页。

⑥ 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后记》,《丸山真男集》第5卷,岩波书店1995年版,第293页。

⑦ 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英文版作者序文》,《丸山真男集》第12卷,岩波书店1996年版,第89页。

⑧ 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英文版作者序文》,《丸山真男集》第12卷,第93—94页。

⑨ 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英文版作者序文》,《丸山真男集》第12卷,第94页。

⑩ 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英文版作者序文》,《丸山真男集》第12卷,第93—94页。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丸山所拥护的近代是西方近代的“原点”,而非工业革命以后的西方近代和近代日本。他在为麻生义辉著《近世日本哲学史》一书所写的评论中指出,近代日本引入的西方精神文明实际上只是“物质文明的哲学”,其并不具有从内部塑造日本国民近代精神的力量。“日本刚开始全面接触欧洲文明时恰逢19世纪中叶,黑格尔庞大的哲学体系土崩瓦解,欧洲已失去内在支柱,随之而来的是仅仅关注经验和现实生活的哲学荒芜的时代。自然科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产业技术变革也带来了物质生活方式上急速的进步,市民对政治生活的广泛参与,这一系列现象归根结底并没有对人的内心产生多大影响。……这一时期兴起的思潮是实证主义、功利主义、机械唯物主义论、进化论。维新后不久,纷纷涌入日本的恰恰是这一时期的欧洲精神。所以说,近代日本最初从欧洲引入的精神层面的最深刻的东西实际是物质文明的哲学。在我国国内体制正在急速资本主义化时,这种哲学作为开化国民使之适应时代需要的意识形态无疑是恰好合适的。但是,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不知不觉中学到的仅仅是精于形式与器物的精神,……这些消化过的哲学无论是实证主义、功利主义,还是自然进化论,从其原本的思想性格来看,并不具有从内部制约和改变国民精神的力量。甚至就如福泽谕吉所言,以结果为本位的功利主义思维对日本人从内部培养‘独立自主’精神是不利的。”<sup>①</sup>由此可见,在这一点上丸山与“超克论者”的观点并非完全矛盾。也恰因如此,丸山曾言,“超克论者”的见解“在当时的在我看来也包含着合理的东西”<sup>②</sup>。

丸山对“超克论”的批判主要基于学问以外的目的,因考虑到当时思想检查的严酷形势,被迫采取了导师南原繁教导的迂回方式,即“对涉及时局性学问对象的日本思想史,要加以非时局性的处理”<sup>③</sup>。丸山将自己对日本当时政治社会状况的担忧都聚集到全身心的历史考察中。<sup>④</sup>他首先从批判“超克论”的时代诊断入手,证明在维新以前的日本前近代,也不像超克论者所美化的那样,与近代无缘的“东方精神”一成不变地持续着。丸山战后曾感叹“将无论多么坚如磐石的体制自身都包含着导致其崩溃的内在必然性的道理用德川时代——当然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证实,夸张点说,在当时的环境中,这件事本身就是灵魂的救星。”<sup>⑤</sup>当然,丸山也意识到这样做有超出历史学家最低所需要的“禁欲”之嫌,<sup>⑥</sup>但对于这一在“危机意识”与“历史意识”的拮抗中迫不得已的选择,丸山甘愿为之接受非难。<sup>⑦</sup>

丸山认为,“近代”的核心是“近代精神”,即区别“存在”与“价值”,以抽象逻辑把握客体的近代主体性思维。<sup>⑧</sup>而“公”与“私”的分离、“存在”与“价值”或“自然”与“人为”的分离是近代主体性思维形成的关键。基于此种近代认识,丸山高度评价徂徠学在日本思想史上的意义。

丸山在1940年写的《近世儒教发展中徂徠学的特质及其同国学的关系》一文中指出,徂徠学与

① 丸山真男《读麻生义辉〈近世日本哲学史〉》,《丸山真男集》第2卷,岩波书店1996年版,第190—194页。

② 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英文版作者序文》,《丸山真男集》第12卷,第93页。

③ 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后记》,《丸山真男集》第5卷,第293页。

④ 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后记》,《丸山真男集》第5卷,第292页。

⑤ 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后记》,《丸山真男集》第5卷,第290页。

⑥ 丸山在1943年为清原贞雄《〈日本思想史 近世国民的精神生活〉》一书所写的评论中指出“历史、特别是思想史,不可避免地会参入史家自身的价值体系,正因如此更要求思想史家必须严格地‘禁欲’。既然要叙述历史,就不能隐蔽乃至歪曲实际上并非如此的地方。日本思想史特别容易陷入诱惑。那样对待历史的态度,看似忠于自己的国家,实际是对自己国家走到现今的发展史缺乏虔诚敬意,在这一点上反而是对国史的冒渎。”

⑦ 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后记》,《丸山真男集》第5卷,第292页。

⑧ 丸山真男《政治学中的国家概念》,《丸山真男集》第10卷,第7页。

诸如古学派等其他儒学流派相比,有着“质的飞跃”<sup>①</sup>。它打破朱子学的“天人合一”观,将“公”与“私”截然区分开。原本朱子学中的“道”被定义为“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意涵,“私”被从“天人合一”的连续性结构中解放出来。<sup>②</sup>在1941年写的《近世日本政治思想中的“自然”与“人为”》一文中,丸山进一步分析指出,徂徕学打破朱子学“社会政治秩序是先在的天地自然之所与”的思维模式,确立了“社会政治秩序是主体性的人为创造”的认识。但是,要排除一切非人格理念的优位,将人作为秩序的创造主体,将自由的人格以及人的现实存在本身作为终极根据,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最初人格的绝对化。徂徕由此认为社会秩序是由“圣人”这一绝对化的人格实在创造出来的。<sup>③</sup>在现实中,这个圣人就是德川将军。

与前两篇论文不同,丸山在1944年7月应召入伍前写就的《“前期”国民主义的形成》一文基于国民主义的视角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幕藩体制。丸山指出近代意义上的“国民”具有两个指标:(1)属于一个国家共同体。(2)相互之间具有对同属一个国家的一体感。这种国民意识既包含基于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等共通的文化传统之上的文化意识,也包含政治意识。如果把以这种国民意识为背景,主张国民统一和国家独立的思想称为“国民主义”(Nationalism; Principle of Nationality)的话,那么只有它才是近代国家作为近代国家得以存立的“精神动力”。丸山认为,作为政治范畴的“国民”以及主张国家独立的国民主义都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们不是自然而然地生长出来的,一个国家的政治秩序有时会阻止作为政治范畴的国民的产生,使大多数国民过着没有“人格”的生活。<sup>④</sup>幕藩体制恰恰就是这种国家秩序。丸山认为,虽然在幕末时,日本受到来自欧美的“刺激”而出现了诸如“万机决于公论”的思想,但是一旦涉及谁才是国家独立责任的承担者这一核心问题时,封建支配层以外的国民大众仍旧会被排除在权力之外。<sup>⑤</sup>那如何才能使日本国民成为肩负国家独立之重担的能动主体呢?这不仅是明治思想家,也是丸山本人着力要解决的切实课题。

战后初期,丸山也意识到自己战争期间的近代观中,存在着“把从内部促使封建意识形态解体的思想契机直接看作是近代意识之表征”的机械性认识的问题,<sup>⑥</sup>也存在着对“超克论”及其背后的日本法西斯体制批判得不够鲜明、不够彻底的问题。但是,在日本法西斯对内施行高压统治,坚持反战反法西斯统治的知识分子纷纷转向的情况下,丸山仍能坚守立场,将批判的矛头直指为大东亚战争摇旗呐喊的“超克论”,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丸山这一时期的近代观在战后受到了批判。子安宣邦就在《“近代”主义的错误与陷阱》一文中指出,丸山的近代观中“存在着一个围绕‘近代’而展开的抗争性话语图式”。丸山把“超克”近代的言行当作法西斯主义,“超克论”要超越近代,而他则针锋相对地拥护近代。子安宣邦认为在丸山抵抗的话语中,“超克论”所要克服的那个“近代”并没有得到追究,而他拥护的“近代”概念却被创造出来。<sup>⑦</sup>这种观点有一定合理性,但其中有两个问题值得商榷。

第一个问题,这一时期丸山是不是把“超克论”者的言行视为“法西斯主义”?要弄清这个问题

① 丸山真男《近世儒教发展中徂徕学的特质及其与国学的关联》,《丸山真男集》第1卷,岩波书店1996年版,第189页。

② 丸山真男《近世儒教发展中徂徕学的特质及其与国学的关联》,《丸山真男集》第1卷,第229页。

③ 丸山真男《近世日本政治思想中的“自然”与“人为”》,《丸山真男集》第2卷,第47—48页。

④ 丸山真男《早期“国民主义”的形成》,《丸山真男集》第2卷,第227—229页。

⑤ 丸山真男《早期“国民主义”的形成》,《丸山真男集》第2卷,第266页。

⑥ 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后记》,《丸山真男集》第5卷,第290页。

⑦ 子安宣邦著,赵京华编译《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第223页。

仅仅关注《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是不够的,还要结合《读麻生义辉的〈近世日本哲学史〉》《政治学中的国家概念》《清原贞雄〈日本思想史 近世国民的精神生活〉上》等丸山这一时期的其他作品来综合判断才行。通过阅读这些作品我们发现,诚然如子安宣邦所言,在丸山的近代观中存在着对抗性的话语图式,他企图通过支持“超克论”批判的“近代”,以迂回的方式来抵抗“超克论”背后赖以支撑的极权主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一时期丸山把“超克论”的言行都当作法西斯主义。丸山在《〈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英文版作者序文》中就明言“超克论者”的见解“在当时的我看来也包含着合理的东西。”<sup>①</sup>而这种合理性的东西就是对近代的认识。这一时期丸山对源自西方世界的“近代”并非无批判地全盘接受。他在为麻生义辉著《近世日本哲学史》写的书评中就明确指出,19世纪中叶以后仅仅关注经验和现实生活的西方近代是哲学荒芜的时代。日本应学习的近代不是物质化的近代,而应是西方近代的原点,要学习文艺复兴时代的近代精神。

第二个问题,丸山是否用自己构建起的“近代”概念来取代“超克论”者所要克服的那个“近代”,而使“超克论者”口中的“近代”完全未得到追究?表面看起来确如子安宣邦所言,丸山在《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十分强调近代主体性思维的意义,而对西方近代以及日本的近代化问题没有太多述及。但是,这并不能直接推导出丸山对“超克论”者批判的“近代”没有充分“追究”。实际上,这一时期丸山对“近代”的批判似乎比“超克论”者更加彻底。“超克论”批判的“近代”,既包括西方近代,也包括日本近代化,但是他们的批判在日本模仿西方近代模式走上对外扩张的帝国主义道路问题上却戛然而止。这种批判链条的断裂恰恰暴露出了“超克论”的内在逻辑矛盾与“超克论”者甘愿为日本帝国主义提供注脚的心理动机。与之相对,丸山对法西斯主义持批判态度,也正是基于对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国家观的批判。<sup>②</sup>他于1936年写了《政治学中的国家概念》一文,他在该文中指出,法西斯主义国家观是从西方自由主义国家观演变来的极权主义国家观。<sup>③</sup>1943年,丸山应时任《三田新闻》编辑的中学同学林基的请求,写了《福泽所谓的秩序与人》一文,批判当时社会上铺天盖地宣扬福泽的国权论和大陆进军论的论调。他在文中指出,日本要作为近代国家获得正常发展,就要对唤醒那些对政治秩序被动服从的国民大众,使他们自觉自身作为国家成员的主体能动性,<sup>④</sup>由此才可遏制极权的日本法西斯体制。

## 二

1951年,日本与美英等国单独媾和签订了《旧金山媾和条约》,使日本国家主权得到恢复。但是,在一些日本知识分子看来,日本同时与美国签署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意味着日本将长期处于美国监管的“次殖民地状态”中。<sup>⑤</sup>在这一背景下,因战后民主化改革一时归于沉寂的“超克论”再度兴起。

① 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英文版作者序文》,《丸山真男集》第12卷,第93页。

② 丸山真男《从师南原先生》,《丸山真男集》第10卷,第175—176页。

③ 丸山真男《政治学中的国家概念》,《丸山真男集》第10卷,第26—31页。

④ 丸山真男《福泽之中的秩序与人》,《丸山真男集》第2卷,第220—222页。

⑤ 赵京华《世界秩序的重组与东亚现代性问题——以二战前后日本“近代的超克”论为例》,钱永祥编《普遍与特殊的辩证:政治思想的探掘》,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2013年版,第100—101页。

1952年1月,同样由《文学界》牵头组织了一次讨论会,战中“超克论”的代表人物龟井胜一郎、中村光夫、河上彻太郎等人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的主题就如会后刊于《文学界》特辑“现代日本的知识命运”的编者按中所言“和谈条约之成立,虽给予了独立的名义,然众所周知日本所处之地位极不安定。战争之危机依然未去,日本正立于重大的歧路之上。于国际国内两方面问题重重,而文学家对此有何见解与信念?不仅为了讨论现实状况,还为了追究明治以来日本人所备尝之种种悲剧,或认知上的混乱,即所谓‘近代日本’之实体,并为预知与省思未来相互探讨。”<sup>①</sup>由此可见,这次会议的主题依旧是批判“近代”。“近代”被视为造成明治以来日本人备尝种种悲剧,认知上产生混乱的“罪魁祸首”。但是,这一暗含着欲为战中“超克论”平反的思潮在“左翼”势力蓬勃发展的20世纪50年代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伴随左翼运动在安保斗争中的失败,重新评价“超克论”的思潮再度兴起,其代表人物是竹内好。

竹内认为,应该将思想维度的“超克论”从历史维度的“超克论”中分离出来,高度评价“超克论”的思想意义。竹内坦陈将思想与历史剥离开的工作是异常困难的,但是“如果不承认思想层面具有与体制有别的相对独立性,不甘愿直面困难将作为实施的思想分离出来,那么就无法从被尘封的思想中提取能量”<sup>②</sup>。因此,“在可能的范围内,批判地吸收遗产,作为思想的处理方法是正确的”<sup>③</sup>。

竹内并不讳言应该对战中“超克论”曾助力战争的历史进行反省,但他同时又极力用“双重结构论”为大东亚战争辩护。他认为大东亚战争具有两重性,日本“一方面对东亚要求统领权,另一方面通过驱逐欧美而称霸世界,两者既是一种互补关系,同时又是一种相互矛盾的关系”<sup>④</sup>。这种战争的两重性由来于日本近代史的特质。日本对侵略战争负有责任,但是就帝国主义战争而言,这个责任不应该由日本单方面承担。<sup>⑤</sup>

竹内基于“近代—传统”“西方—东方”的二元对立图式,来认识“超克论”的思想意义。他期望借用“超克论”来唤醒战后日本人的抵抗意识,至少在精神层面达到摆脱日本战后对美从属依赖的目的。竹内指出“日本在迈向近代的转折点上,曾面对欧洲产生过绝对的劣等意识。从那时起便开始拼命地追赶欧洲。它认定自己只有变成欧洲、更漂亮地变成欧洲才是脱离劣等意识的出路。就是说,试图通过变成奴才的主人而脱离奴才状态。所有解放的幻想都是在这个运动的方向上产生的。”但是,竹内认为在这场解放运动中,日本并未形成自己仍是西方“奴才”的自觉,而“安居于自己并非奴才的幻想之中”。这种主体性的缺失,是主体并不具备自我造成的,而其归根结底是因为主体放弃了自我成为自我的可能,即放弃了抵抗造成的。<sup>⑥</sup>正因如此,竹内反对直接从欧美移植近代精神。<sup>⑦</sup>他主张日本人自我意识的形成需要建立在日本传统上,要从起始点上培养日本人的自我意识。

由此可见,战后“超克论”虽然不是战中“超克论”的简单复活,但是两者在逻辑上具有同构性,即以“欧洲—亚洲”“近代—传统”的二元对立图式,通过对西欧的抵抗来培养日本人的自我主体性。

① 竹内好著,李冬木等译《近代的超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96页。

② 竹内好著,李冬木等译《近代的超克》,第301—302页。

③ 竹内好著,李冬木等译《近代的超克》,第313页。

④ 竹内好著,李冬木等译《近代的超克》,第324页。

⑤ 竹内好《有关战争责任》,《竹内好全集》第8卷,筑摩书房1980年版,第216页。

⑥ 竹内好著,李冬木等译《近代的超克》,第208页。

⑦ 竹内好著,李冬木等译《近代的超克》,第192页。

丸山真男与竹内好是同道益友<sup>①</sup>，两人的近代观有诸多相似处。竹内认为，“近代”的核心是主体人格的产生，“所谓近代，乃是欧洲在从封建社会中解放自我的过程里（就生产方面而言是自由资本的发生，就人的方面而言是独立平等的个体人格的成立）获得的自我认识”<sup>②</sup>。丸山也具有相近的认识，他认为近代主体性思维、主体人格是“近代精神”的核心，精神上的“近代”远比物质上的“近代”更为重要。丸山与竹内对近代日本均持批判态度，就如伊藤虎丸所言，“竹内好批判日本近代缺乏‘精神’，缺乏‘反抗’，缺乏‘发展’，从根本上说，是和丸山真男在《日本的思想》中所指出的‘缺乏思想的坐标轴’，即思想并没在交锋和积淀的基础上被历史性地构筑起来的‘传统’（即思想的‘杂居’性）是完全重合的”<sup>③</sup>。

尽管丸山与竹内都致力于树立日本人近代主体人格，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诉诸的实现方式完全不同。竹内主张分割历史与思想，积极评价“超克论”的当代意义，通过以日本传统抵抗近代，促进日本人主体人格的形成。丸山不同意走这条道路。他在《围绕竹内好的谈话》中直言不讳地指出，竹内“在《近代的超克》中把思想只是作为思想来看”，但若不能把思想放在历史中，“就不能做到对思想的批判”<sup>④</sup>。丸山认为从主体性思维而言，日本别说“超克”近代，近代甚至尚未真正形成。但是同时，丸山也反对“近代”与日本毫无关联的“无缘论”的观点。他认为完全看不到日本历史上近代思维的自发成长，容易使日本国民对传统思想的力量丧失信心，这也是危险的。<sup>⑤</sup>也就是说，在丸山看来，对日本而言，既不应简单地言说“超克”近代，也不能机械地认为近代化就等同于西方化，而完全看不到在日本历史上存在着近代思想自发成长的事实。

竹内主张重建日本传统，丸山却着力批判阻碍日本人主体性思维形成的思想传统和社会结构。丸山在《日本的思想》一文中指出“我们在探讨思想至今的状态、批判样式或其理解方法时，如果其中存在妨碍思想的积累和形成构造的各种契机，就应对这些契机逐一地不断追寻其问题所在，虽未必能追寻到究极的原因，至少也能从现在我们所处的地点出发，开拓出一条前进的道路。”通过批判阻碍主体性思维形成的思想传统，为主体性思维的形成开辟道路，这是丸山的思维逻辑。如果说丸山在战中发表的《“前期”国民主义的形成》一文只是开启了批判社会结构之开端的话，丸山在战后对日本社会病理结构的批判则更加深入、犀利。因为在丸山看来，战后日本人获得的“自由”是“他者赋予的自由”，作为自由之本质的主体性仍颇为欠缺。<sup>⑥</sup>

丸山认为，近代天皇制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思想的无构造传统”“抑压转嫁平衡”病理和现实主义性格是阻碍日本人主体性思维形成的主要“病根”。丸山在战后不久发表的《超国家主义的逻辑和心理》一文中指出，近代日本国家的政治秩序“是以作为绝对价值体的天皇为中心的、连锁式的自上而下的秩序。万民在相距中心的各种各样的距离上翼赞天皇，距离越远价值就越小。”<sup>⑦</sup>这种天皇制政治传统在排除异端方面发挥了强大作用，但“它对于人格性主体——无论是自由认识主体上的意义、伦理责任主

① 丸山真男《读竹内日记》，《丸山真男集》第12卷，第37页。

② 竹内好著，李冬木等译《近代的超克》，第183页。

③ 伊藤虎丸著，李冬木译《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27页。

④ 丸山真男《围绕竹内好的谈话》，《丸山真男集》第9卷，岩波书店1996年版，第339页。

⑤ 丸山真男《近代的思维》，《丸山真男集》第3卷，岩波书店1995年版，第4页。

⑥ 田中久文《重读丸山真男》，讲谈社2009年版，第57页。

⑦ 丸山真男《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未来社1983年版，第23页。

体的意义 或是秩序形成的主体意义——的确立 从一开始就包含着成为决定性桎梏的命运”<sup>①</sup>。

在丸山看来,日本社会结构中的“抑压转嫁平衡”原理是阻碍日本人主体人格形成的社会病理。丸山通过研究发现,在以天皇为权力中心的天皇制政治权力结构下,存在着一种居上位者按顺序向下位者恣意行使暴力,“通过抑压的转嫁来保持精神平衡”的集团病理。丸山认为它是近代日本从封建社会继承下来的最大‘遗产’之一”<sup>②</sup>。日本人缺乏主体性思维既是造成这种集团心理产生的原因,也是这一集团心理产生的结果。

在思想传统方面,丸山认为,日本人缺乏核心性的思想坐标轴。按一定时间顺序引进的各种外来思想,在日本人精神世界里是无时间顺序地并存的,历史顺序性消失不见,甚至从原理上相互矛盾的思想也和平地并存着。当然,丸山也承认在日本历史上并非没有传统思想对外来思想的反抗,但他认为这种反抗只是一种非原理立场的意识形态上的批判而已。而正是这种非原理立场的意识形态上的批判,否定了现实与规范之间紧张关系本身的意义,由此产生出了两种倾向,即对与生俱来的感性的尊重和对既成统治体制的被动追随。<sup>③</sup>

丸山还指出,日本人现实主义思维方式也不利于主体人格的养成。他认为日本人现实主义思维方式有三大特征。第一,强调现实的被赋予性。一般而言,现实既有被赋予性,也有被塑造性。但是,日本人通常重视前者而忽视后者。而仅从赋予性和过去式的角度来理解现实,就很容易形成“现实总是毫无办法改变的过去”的思维定式。丸山认为,正是这种思维方式扼杀了日本人的自由想象力和行动,使抵抗法西斯主义的力量从内部土崩瓦解。<sup>④</sup> 第二,现实观的单向度性。社会现实通常是由极其复杂而矛盾的各种动向构成的立体画面,而日本人在叫喊着“直面现实”时,通常头脑里已经有了希望某个方面出现,不希望其他方面出现的价值判断。丸山认为无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媒体报道,还是战后围绕媾和问题、再军备问题的报道,都不是现实论和非现实论之争,而只是围绕要做哪种选择的争论。<sup>⑤</sup> 第三,支配者所选择的方向往往被视为英明的“现实”,而反对派选择的方向往往被贴上“观念论”的“非现实”标签,其中隐含着日本人根深蒂固的事大主义和权威主义性格。丸山主张日本人应向这种现实主义思维方式发起正面挑战,拒绝屈从“既成事实”。他认为即使这种“拒绝”可能只是些微不足道的行为,也是有价值的,它能逐渐提高人们自主选择的能力。<sup>⑥</sup>

那么,到底该如何来培养日本人主体人格呢?丸山认为,应建构自由多元的市民社会,以为主体人格的养成创造环境。丸山在《福泽谕吉其人与思想》一文中指出,只有从“权力偏重”的社会发展到多元的自由并存的社会,民主主义才会免于向“极权主义”倾斜,人的“独立精神”才能从一味盲信的“惑溺”传统中摆脱出来。<sup>⑦</sup> 丸山借用结核菌素阴性反应形象地说明这个道理,“结核菌素阴性反应的状态既不能证明现在状态是健康的,也不能保证将来是健康的。相反,在某种情况下还可能提高感染的危险性。尽管如此仍一味地礼赞‘无菌’的阴性状态,会阻碍通过将身体暴露在病菌中,不

① 丸山真男著,区建英、刘岳兵译《日本的思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64页。

② 丸山真男《超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丸山真男集》第3卷,第32—33页。

③ 丸山真男著,区建英、刘岳兵译《日本的思想》,第20—21页。

④ 丸山真男《军国支配者的精神形态》,《丸山真男集》第4卷,岩波书店1995年版,第117页。

⑤ 丸山真男《“现实”主义的陷阱》,《丸山真男集》第5卷,第197页。

⑥ 丸山真男《“现实”主义的陷阱》,《丸山真男集》第5卷,第200页。

⑦ 丸山真男《福泽谕吉其人与思想》,《丸山真男集》第15卷,岩波书店1996年版,第291页。

断提高自身的抵抗力和免疫力的努力”<sup>①</sup>。当然,丸山也注意到了伴随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从“农村型社会”向“都市型社会”转变过程中,“大众规模的自主人格”并未出现,<sup>②</sup>相反却产生了因转型不适而对现实生活怀有恐惧不安、对公共生活漠不关心的大众。他由此感叹民主主义革命是没有止歇的。

他还认为,与异文化接触有利于增强人的自主选择能力,而主体性归根结底“是自我从面对的多元价值中自主选择的能力。一般而言,面对的异质性价值越多,就越容易磨炼出选择能力。……主体性的程度与主体适应环境来选择自我发展方向的方法本身息息相关”<sup>③</sup>。具体而言,人通过与异质文化圈的频繁接触,既可促使人自觉地意识到自己具有有别同一集团内部之“他者”的“自我”个性,也能增进人对更广义的、抽象的社会的归属感。<sup>④</sup>也正因如此,丸山主张切断“外在”普遍主义与“内在”本土主义的恶性循环,从“日本之中有世界,世界之中有日本”的意义上理解“开国”的思想史意义。<sup>⑤</sup>

在他看来,日本文化在与外来文化交流接触中存在着底层与上层明显区分的二重结构,底层部分具有很强的同质性和连续性,上层部分则很容易受到外来文化的刺激而产生时代性的变化。丸山将日本文化的底层部分称为日本文化的“原型”(prototype),认为它是阻碍日本人主体人格形成的重要障碍。所谓日本文化的“原型”主要指日本社会的结合样式及政治行动样式的原初形态,以及神话、古代传说中所表现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sup>⑥</sup>后来,丸山意识到“原型”一词带有浓厚的宿命论色彩后,又先后用地层学上的“古层”和音乐学上的“执拗低音”取而代之。丸山认为日本文化的本质就是“执拗低音”的文化,“执拗低音”能改变儒教、佛教、西方思想等外来文化,使其成为日本式的思想。<sup>⑦</sup>丸山认为这种囿于传统文化的强韧的“执拗低音”在近代成了阻碍日本人近代主体性思维进一步成长的障碍,其具体表现就是“近代的超克”。他在《日本的思想》一文中就谈到,在近代,当对村落共同体的乡愁被巨大都市的杂然无章进一步刺激后,就形成了隐藏在各种旋律中的“‘近代超克’的执拗低音”<sup>⑧</sup>。那么,如何才能突破“执拗低音”的限制进一步培育日本人的主体人格呢?丸山提出了一条对传统进行再解释、再创造的具体路径,其包含以下几层含义。

第一,对不言自明的“常理”进行重新认识和反省,以促使日本人从定式思维中解脱出来。丸山认为“学习思想史的一个意义就是重新认识我们以前未曾反省就作为前提的观念和在刻意宣扬的作为意识形态的‘主义’底层所潜藏着的、我们自身尚未意识到的为意识形态所制约的思考方式,以此将我们自身从这些思考方式中解脱出来。”<sup>⑨</sup>

第二,积极与异质思想对话,以培养日本人的主体意识。丸山认为“只有了解与自己完全不同的思考方式和世界观,才能做到对现代的真正研究——我们才能真正对现代发挥主体作用。如若不然,就容易产生如下结果:自我受一个个现代情景下的共通观念所制约,使我们错误地认为它们就是我们自己的思想。所谓主体意识(independent minded)并不像嘴上说的那么简单,在报纸、收音机、电

① 丸山真男《个人析出的各种模式》,《丸山真男集》第9卷,第417页。

② 丸山真男《〈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第一部〉追记及补注》,《丸山真男集》第6卷,岩波书店1995年版,第272页。

③ 丸山真男《丸山真男讲义录》第6卷,东京大学出版会2000年版,第19页。

④ 丸山真男《开国》,《丸山真男集》第8卷,岩波书店1996年版,第66页。

⑤ 丸山真男《欠缺普遍意识的日本思想》,《丸山真男集》第8卷,第56页。

⑥ 丸山真男《丸山真男讲义录》第4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98年版,第41页。

⑦ 丸山真男《原型·古层·执拗低音——关于日本思想史方法论的我的历程》,《丸山真男集》第12卷,第153页。

⑧ 丸山真男《日本的思想》,《丸山真男集》第7卷,岩波书店1996年版,第232页。

⑨ 丸山真男《丸山真男讲义录》第6卷,第250页。

视以及其他传递外界信息的通信方式急剧扩大的现代社会,尤甚如此。”<sup>①</sup>

第三,重读古典,以古观今,以提高日本人认识现代社会的眼界。丸山认为“阅读古典,从古典中学习的意义——至少有一个意义,那就是将自己与现代隔离开来。所谓‘隔离’是主体自身的积极作为,而不是‘逃避’。毋宁说,正相反。我们通过有意识地将自己从所生活的现代氛围中隔离开来,才能够真正养成‘有距离地’观察现代之整体状况的眼界。”<sup>②</sup>

总之,在日本战后宪法颁布、《旧金山条约》签订后,无论是丸山还是竹内都发现日本仍未实现真正的独立。两人都企图通过塑造日本人主体人格,以为实现日本真正独立提供精神上的动力。丸山曾明言“只有一身独立,才能一国独立。我确信竹内好与我抱有同样的想法。竹内好与我工作的领域不同,思想方法也有很大不同,一句话很难说清楚,但是归根结底最不同的是有关民族主义的问题,而就算这个问题我们两人实际上追求的也是一个硬币的两个不同方面。”<sup>③</sup>恰如丸山所言,在塑造日本人主体人格的问题上,两人选择了完全不同的道路。竹内主张通过抵抗西方,从不断失败的自觉中塑造日本人的主体意识。而丸山主张回归到近代的“初始点”上,<sup>④</sup>基于“近代”的本质来塑造日本人的主体意识。丸山批判竹内的“西方—东方”、“内—外”的认识图式,主张与异文化接触,来培养日本人的自主选择能力。竹内主张重建日本传统,而丸山着力批判传统的社会病理。当然,丸山也支持重读古典,但这并非出于抵抗西方的目的,而是为给现代日本人提供一个将自己与现实社会隔离开的空间,以古观今来提高他们认识现代社会的眼界。相比战中时期,丸山战后的近代观更加深刻。战中,丸山关注的是幕藩体制对近代主体人格的制约,而战后他进一步将批判的矛头指向近代天皇制以及基于其上的思想传统、思维习惯与社会结构病理。不仅如此,战后丸山突破思想史研究的单向度性,将关注横向对比的文化接触论引入研究中,为解决塑造日本人主体人格的课题找到了新契机。

### 三

丸山真男是日本战后思想的象征性存在。<sup>⑤</sup> 东京大学渡边浩认为,丸山真男的思想是战后思想的坐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对于日本思想史的所有研究都是在丸山的影响下展开的。……即使是反对他的人,也全都受到他的影响”,研究者们都是根据与丸山先生的关系来自我定位的。<sup>⑥</sup> 也正因如此,丸山的近代观、“超克论”批判,成为战后日本学界研究甚至批判的对象。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批判他以“西欧近代”为模板,以“欠缺的逻辑”来评判“落后的日本”,称其为“近代主义者”。当然,丸山自己也曾高调宣称他是“近代主义者”。目的是与社会上兴起的批判近代的“超克论”相对抗,促使人们应回到近代的“初始点”上把握“近代”的本质,在思想上重新认识“近代”。他坦言“从这个意义上我被称为‘近代主义者’,毋宁是光荣的。”<sup>⑦</sup>

然而,通过对丸山发表的诸多著述的分析我们发现,丸山的近代观是较为客观和辩证的,用“近

① 丸山真男《丸山真男讲义录》第6卷,第250页。

② 丸山真男《怎样从古典中学习》,《丸山真男集》第11卷,岩波书店1996年版,第20页。

③ 丸山真男《我与竹内好的交往》,《丸山真男集》第10卷,第359—360页。

④ 丸山真男《复初之说》,《丸山真男集》第8卷,第351页。

⑤ 小林一喜《战后精神中的近代与超近代——从田中角荣看“现地”民主主义的形成及其轨迹》,文艺社2000年版,第61页。

⑥ 渡边浩《渡边浩谈日本思想史研究》,《东方早报》2010年2月21日。

⑦ 丸山真男《5.19与知识人的“轨迹”》,《丸山真男集》第16卷,第33页。

代主义”一词来概括它并不全面。丸山认为“近代”不是高度成熟的资本主义模式,而是近代社会产生出来的毫无完美可言的初始点。<sup>①</sup>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丸山认为西欧近代原理不应被绝对化。他通过对福泽谕吉的研究指出:“福泽一方面倾尽全力使造成民心惑溺的最大责任者——儒教诸种价值相对化,另一方面又极力避免将欧洲原理绝对化。从他的思想中可以发现这种‘自由的辩证法’。无论什么样的思想,什么样的世界观,不管其内容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如果无视自由的辩证法,用自己的意识形态来实现统一的支配,其在福泽看来就是人类进步的敌人。”<sup>②</sup>丸山认为,对于日本而言,“一方面要提倡在社会的所有方面克服封建制和实现近代化,与此同时,另一方面对‘近代’(市民社会)本身的扬弃正在成为世界性的课题时,我们也要将其作为自己的课题”<sup>③</sup>。相比外在的近代化,丸山更加关注“近代”的核心问题。在他看来“近代”的核心是近代精神,而近代精神应追溯到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倡导自由、理性、怀疑精神、辩证思维的黑格尔哲学<sup>④</sup>以及建立在多元价值中自主选择能力之上的主体人格是理解近代精神的关键。<sup>⑤</sup>正因如此,丸山批判日本近代化不得要领。维新不久日本所接受的实证主义、功利主义、机械唯物主义论、进化论只不过是“物质文明的哲学”,日本本质上从未与真正意义上的欧洲精神有过对话。<sup>⑥</sup>丸山认为近代化是可以多种多样的,“可以有不同的近代化模式,日本的近代化与中国的近代化不同,也没有必要相同。日本的近代化与欧洲的近代化也是不同的”<sup>⑦</sup>。丸山批判日本近代化,不是要否定近代,也不是否定已经实现了近代化的方面,而是“要否定近代日本,否定一方面背负着封建的东西,一面又实施着眼花缭乱之近代化的日本”<sup>⑧</sup>。

丸山本人也认为这个“近代主义者”的称谓,存在着对自己近代观的误读。他在为《日本的思想》写的后记中写道未料受此误解,“说我是专门揭露缺点和病理的,或说我把西欧的‘近代’理想化了,并以与西欧对比的差距来评判日本的思想传统,诸如此类。对其作现象论式的回答,只能是让他们看看我同样在战后不久发表的论文《陆羯南》和《明治国家的思想》”<sup>⑨</sup>。丸山的这两篇论文充分体现了他对日本近代化的客观态度。在《明治国家的思想》一文中,丸山通过对明治时期日本近代化过程的考察指出,虽然明治日本作为近代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变质和堕落的问题,但与其后的时代相比,明治时代整体上却包含着某种本质上健康进步的精神。<sup>⑩</sup>在《陆羯南》一文中,丸山则明确承认陆羯南的日本主义思想对日本近代化的积极意义。他指出,日本主义思想及运动就如同凶恶的罪犯也有过天真无邪的健康少年时代一样,明治时期陆羯南所提出的日本主义,与同法西斯专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日本主义相比,包含着健康进步的精神,发挥过积极的社会作用。<sup>⑪</sup>

总之,丸山的近代观是较辩证的,他既褒扬文艺复兴时代的西方近代精神,又批判自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近代的“变质”。他既主张日本应走近代化之路,又批判日本近代化没有抓住近代精神的

① 丸山真男《5.19与知识人的“轨迹”》,《丸山真男集》第16卷,第33页。

② 丸山真男《福泽谕吉的哲学》,《丸山真男集》第3卷,第186页。

③ 丸山真男《丸山真男讲义录》第1卷,东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页。

④ 丸山真男《读麻生义辉的〈近世日本哲学史〉》,《丸山真男集》第2卷,第190—194页。

⑤ 丸山真男《丸山真男讲义录》第6卷,第19页。

⑥ 丸山真男《读麻生义辉的〈近世日本哲学史〉》,《丸山真男集》第2卷,第194页。

⑦ 丸山真男《欠缺普遍意识的日本思想》,《丸山真男集》第16卷,第54页。

⑧ 丸山真男《点的轨迹——〈冲绳〉观剧所感》,《丸山真男集》第9卷,第137页。

⑨ 丸山真男《〈日本的思想〉后记》,《丸山真男集》第9卷,第112—114页。

⑩ 丸山真男《明治国家的思想》,《丸山真男集》第4卷,第94—96页。

⑪ 丸山真男《陆羯南——人与思想》,《丸山真男集》第3卷,第93页。

精髓,批判日本社会中阻碍近代主体人格形成的结构性病理。从这个意义上讲,丸山并不是以“西欧近代”为模板来评判“落后的日本”的“近代主义者”。当然,丸山前期和后期的近代观发生了巨大变化。围绕着丸山前后期思想的转变是量变还是质变的问题,学界仍存在争论。许多学者将这种变化称为“转向”,即丸山从面向西方的“近代主义”者,转变成了面向本土的“日本主义”者。转变前的丸山主张单线的历史发展阶段论,而转变后的丸山强调日本自身的历史特殊性。有学者则认为丸山前后期的思想本质上并没有转向。东京大学的黑柱真就认为丸山思想上的变化并不是一种转向,后期的思想不过是原本暗伏于《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潜形存在变得表面化了而已。“丸山的思索是一贯的,即在与西方、近代的对比过程中,始终如一地带着日本的感觉。‘古层’论便正是存在于这一思索延长线上的命题。”<sup>①</sup>实际上,丸山的“古层”论归根结底也是为了解决如何培养日本人近代主体人格的问题。就如丸山自己所说,受黑格尔思维方式的影响,他认为只有将自己作为对象来认识,才能将自己身上的无意识的东西提升到有意识的水平。就日本思想史研究而言,只有完全弄清楚日本过去思考方式的“构造”,才能控制那种思维方式,找到突破“执拗低音”的契机。<sup>②</sup>

与之相关联,丸山对“超克论”的批判也是一贯的。所不同的是,前期的“超克论”批判主要通过揭示日本近世思想中已经孕育出了近代主体性的萌芽,来揭露战中“超克论者”所主张的回归前近代,创造新世界秩序的欺瞒性。后期的“超克论”批判则着力批判“超克论”者以传统抵抗西方的思维模式。丸山认为日本的传统与近代并不是矛盾关系,而是互补关系。“日本的近代,是在部落共同体的基础之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如果把一方作为抵抗另一方的据点来否定近代日本,恰恰就如寄希望于所与的一方来否定另一方面的所与一样。我批判亚洲非洲主义的原因也是因为如此。”<sup>③</sup>丸山进而批判阻碍日本人近代主体意识形成的诸如近代天皇制精神结构、“思想的无结构传统”“抑压转嫁平衡病理”等结构性病理,主张通过构建自由多元的市民社会、通过与异质文化思想的接触,来提高日本人面对多元价值的自主选择能力,促进日本人近代主体意识的形成。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丸山“超克论”批判是以日本为中心来考量的,缺乏亚洲视点,从而造成他对“超克论”,特别是战中“超克论”之世界观批判不够彻底。从这一点上说,子安宣邦批评丸山真男的近代观缺少对“近代”的追究,<sup>④</sup>也有一定道理。

[本文作者唐永亮,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李冉)

① 黑柱真《日本思想及其研究——有关中国的认识》,东大中国学会编《中国—社会与文化》总第11期,中国社会文化学会1996年版,第3—28页。

② 丸山真男《日本思想史中的“古层”问题》,《丸山真男集》第11卷,第222—223页。

③ 丸山真男《点的轨迹——〈冲绳〉观剧所感》,《丸山真男集》第9卷,第137—138页。

④ 子安宣邦著,赵京华译《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第223页。

**Tang Yongliang , *The “Modernity” Debate and “Overcoming Modernity” in Japan: The Modernism of Masao Maruyama***

As a renowned post-WWII Japanese thinker , Masao Maruyama’s analysis concerning Japan was not based on the archetype of Western modernity. Instead , he cherished his own dialectic view. He acknowledged the progressiveness of Western modernity , but criticized its “degeneration” since the middle 19<sup>th</sup> century , and therefore advocated a return to the “origin” of modernity. Based on this view , he harshly denounced the trend of “overcoming modernity” , which had prevailed during WWII and then revived afterwards. During WWII , his criticism had a non-academic end , but his means was purely academic. He targeted at the origin of “overcoming modernity” , i. e. , the “diagnosis” of the time , and revealed that pre-modern Japan was not “uninfected” by modernity , as a primitive modern identity had already appeared. After WWII , his criticism was centered on the social-structural pathogens hampering the full realization of Japanese modern identity. In his view , a real Japanese modern identity could not form unless improvements in free choices among different values made by establishing a civil society and increasing inter-cultural contacts.

**Xiao Xiaodan , *The Development of French Regulations on Urban Industrial Pollution ( 1810 – 1850)***

With the rapid growth of chemical industry and rampant increase of urban industrial pollution , France issued an Imperial Decree on 15 October 1810 to classify industrial installations and to establish a regulation system in accordance. Aiming at a steady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and the reconciliation of conflicts among facility and land proprietors , the decree was far from effective due to the conciliatory attitude of provincial governments and advisory agencies. Nevertheless , the regulation and compensation system which the decree set up was influential in the European continent. The gradual correction and completion of the classification system also reflected the enhancement of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of citizens.